

「可欺以方」的劉峙將軍

傅亞夫

同學介紹一語便合

今年元月十五日，劉公經扶（峙）上將病逝臺中，享年八十歲。百戰名將，又弱一個，令人不勝扼腕。

劉將軍籍隸江西吉安，保定軍校二期畢業，國民革命軍東征、北伐、剿匪、抗日、戡亂諸役，無役不從，無役不負責任。他嶄露頭角，青雲直上的一仗，是民國十四年在今總統蔣公指揮之下兩次東征，擊潰陳炯明叛軍，進克惠州，然後回師廣州驅逐楊劉（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和桂軍總司令劉震寰），此後劉將軍尤於十五年救平中山艦事變，同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以不滿十萬的兵力，與盤踞全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軍閥奮戰。劉將軍曾經率部轉戰鄂贛蘇浙四省，迭克南昌、武漢、南京、上海諸名城，底定長江中下游，把實力最強大的吳佩孚、孫傳芳兩部澈底驅除。十七年二次北伐又復進軍中原華北，協助蔣公完成全國統一大業。十八年討伐李宗仁，救平馮玉祥、唐生智之叛，十九年中原大戰

又起，劉將軍曾在隴海、津浦兩路苦戰達半年之久，方始將兩大強敵分別擊敗，就在這一年十月他奉命出主河南省政，開府汴梁，坐鎮中州。劉將軍以黨軍一營長，不出五年即位濟封疆，在當年真不知羨煞多少青年將校，興起「好男兒，當若是」的壯志雄心。因此，早在民國十九年以前，劉將軍就是國人心目中的風雲人物了。

我很幸運，曾經在劉將軍麾下任事四年。先是，民國二十四年我畢業於陸軍大學，被分發到中央軍校第十期充任戰術教官，當時全國抗敵禦侮情緒高昂，一般同學的心目之中，大都亟於在畢業後下部隊求發展，為國宣勞，效命疆場。連坐辦公桌都雅非所願，何況上講堂喫粉筆灰？因此我也難免有驕足未伸之感。上了一學期多的課，熬到二十五年二月，方由一位軍校二期的劉學長，聽說時任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主席的劉經扶將軍，想找一位陸大畢業的同學代為掌理國防機密文件。劉學長未曾得我同意，便在劉將軍跟前提到了我，經過介紹晤談，果然一語便合，同年三月五日我便隨同劉將軍逕赴開封，劉

將軍特地把我的安頓在綏署貴賓室住下。翌日，便發表我為中校參謀。比我的少校教官原職，算是陞了一級。

在豫皖綏署，我所主管的業務是保管軍委會頒發徐海、商兗、汴鄭、安新、鞏洛各地區的國防工事圖籍，以及作戰計劃等機密文件，並且負責承辦。這年秋天，綏署督造了十幾艘大木船，停泊在開封東北黃河渡口，供南北兩岸兵員軍備運輸之用，當然這也是國防準備的一部份。綏署方面原擬派遣一兩個營乘船往返兩岸，測驗一下木船的載荷量，渡河所需時間和安全性能。可是我卻靈機一動，向劉將軍建議，何不趁此機會舉行一次攻防退渡河連續性的實兵演習，劉將軍欣然允可。我便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將全部演習計劃，假定情況及審判勤務草擬編寫完成。這一次演習前後歷時四日，綏署所屬駐軍團長以上高級將領一百數十人應邀參觀，由劉將軍親任各地區演習的統裁官，我則逐日陪同，代劉將軍草擬講評資料。一個月的準備，四日夜的辛勤，詎料劉將軍竟畀予我破格擢升的獎勵，陞任我為綏署

參謀處作戰科上校科長。當時距我加入劉將軍的戎幕不過八閱月，我居然在八閱月中連陞兩級，而在八個月前我和劉將軍既之一面之緣，更談不上有什麼淵源。我固庸才，但也可以規知劉將軍在用人方面，是何等的唯力是視，大公無私。

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悍然規持統帥，消息傳出，舉國輿論譁然。我在豫皖綏署參謀處，親眼目親劉將軍臨危不亂，當機立斷。當時我們的海州演習方告竣事，劉將軍聞訊立即帶着我們連夜趕回開封，他先令樊崧甫一軍扼守潼關，翌日即偕同徐庭瑤將軍和我直抵陝西華陰，會晤前線將領指示機宜。然後抽調綏署部份人員進駐洛陽，遵奉中央意旨組織討逆軍東路軍總司令部，派我兼任總部作戰科長。日夜調集部隊，草擬作戰計劃。東路軍總司令部旋即改制前敵總司令部，各路大軍紛集，在總部指揮系統之下的部隊達五十個師，兵員足有百萬之衆。這真是一次罕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由而可知全國將校營救領袖的心理是多麼的焦灼迫切。

張學良終因領袖偉大人格的感召，痛切悔悟，恭送領袖返京，自甘接受軍法審判。震撼全球的雙十二事件，於焉宣告平息。張學良的殘部其後陸續開入河南，接受劉將軍的整編。楊虎城所部的楊渠統、王勁哉、沈璽亭等亦紛紛反正，矢志輸誠中央。楊虎城則自願出國遊歷，陝變遂告救平，可是我們卻爲之整整忙碌了三個月。

撤職查辦捐了黑鍋

不及半年，蘆溝橋變作，中日大戰爆發，劉將

軍奉命兼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北上保定指揮作戰，當時平津早已失守，宋哲元部退守永定河以南，大致爲自天津以南之楊柳青至河北固安之線，序列爲第一集團軍。可是自從天津撤退之後，宋部軍無鬪志；電訊電報，多無法探悉其所在。兩軍併肩作戰，連絡太難。第一集團軍最左翼的駐守部隊爲萬福麟之馮占海師，防守固安。第二集團軍所轄孫連仲之第廿六路總指揮部約三個師在良鄉琉璃河一帶，阻止日寇南下，每天都有戰鬪。第三軍曾萬鍾部固守涿州高碑店一帶；關麟徵之五十二軍（三個師）固守保定滿城，各在駐地構築工事，未有最高統帥部命令，不得調動，前後友軍相距數百里，所謂重疊防守，救線配備；在戰略指導着眼，華北是支戰場，旨趣爲節節抵抗，爭取時間，消耗敵人。（主戰場爲上海地區），但各友軍重疊配置，卻成了一字長蛇陣，如果前線總司令不得上級命令不能適機調動部隊接應，則首尾不能相顧，華北戰場此後即遭逢此種命運。而其間保定復設有行營，由徐永昌上將擔任主任，石家莊林蔚次長隨時傳達層峯指示及命令，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權，可能極其有限。衛立煌原發表爲第二集團軍前敵總司令，他大概是不願屈就，遲不到職，自己在南京活動到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始姍姍北上，到房山去指揮他的第十第八三及第八五師等三個師。我們的想法，衛立煌如果能够早來，迅速進入平西山地，一則可以策應湯恩伯在周口之作戰，周口就不致於過早失守；一則以衛部能廣領平西山地，形成對敵人在北平之側面陣地，威脅甚大，敵人不敵輕

率由長辛店沿平漢線南侵。華北戰場雖爲守勢作戰，若能阻滯敵人之南下進攻，爭取時間，上海戰場亦可獲得有利之地位；衛立煌似乎能瞭解這個着眼點所在，私慾薰心，遲遲不進，遂任周口失陷，湯部失散，日寇北顧之憂已解，遂即以重兵逕沿平漢線南下。孫連仲部在琉璃河一帶苦戰旬，衛立煌率領之數萬部隊在房山附近，毫無作爲。敵人又復窺察我軍弱點，乘我第一二兩集團軍連繫不密切的漏洞，以一部敵軍化裝難民，由固安渡河，馮占海部戒備疏忽，戰力薄弱，敵軍登岸之後，槍聲一響，馮部倉皇逃散，退守霸縣雄縣地區（大洋淀沼澤地帶），敵軍隨即蜂踴南渡，佔領固安之後，向左旋迴，渡大清河向平漢路進攻，截斷孫連仲曾萬鍾兩部與保定間之連絡，曾部得悉敵人在其後方，接戰不及，遂向山西轉進，隨之孫連仲在琉璃河一帶，亦以前後受敵，向西撤退，衛立煌更早已由易縣涿水倉皇向晉北逃生，敵軍遂順利由平漢路直趨保定。防守保定一線之第五十二軍，防禦正面約在七十五公里以上，兵力薄弱，又無飛機掩護，駐在石家莊之第卅二軍奉令固守，不能應援，且亦不在第二集團軍序列之內。敵人由徐水縣鐵橋附近突破我軍陣地，戰鬪未及兩日，即行敗退。此時桂系將領黃紹雄以大本營第一部部长身份前來華北視察，不明底蘊，肆口譏評，返京後作不實之報告，大本營下令處劉將軍以撤職查辦的處分，陣前易將，軍無主帥。黃紹雄是桂系餘孽，知道劉將軍夙爲領袖忠實幹部，譬如大厦，斫去一二支柱或棟樑，其屋自倒，證以桂系在抗戰前每次叛亂以及

卅七年末卅八年初鼓惑不肖將領倡和逼宮，其目標自在今總統 蔣公，而其陰謀手法已施行多次了。

左右頗有小人包圍

當劉將軍離開保定到達封邱縣城時，以我負責盡職，不顧空襲危險，自動草擬計劃命令，並不時與行營徐主任及孫運仲總指揮關軍長協調聯絡，手令提升我為少將高級參謀，迨奉到卸職命令後，交代我迅擬戰圖詳報，我經一日夜之時間，編寫數萬字之詳報，我寫好一頁，劉將軍立即核閱一頁，全部閱畢，劉將軍隨即乘車南下，過赴新鄉小作休憩，僅留一文書擔任繕寫。在封邱繕畢，我與文書兩人夜間搭乘平漢路貨車到達彰德，因為城內戒嚴，住在城外一打火起尖小店炕上，餓了一夜跳蚤，第二天入城洗了一個熱水澡，然後向剛到任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遞呈戰圖詳報，並向程潛當面說明此次失敗原因很多，如指揮權之不統一，部隊重疊配置，首尾不能相應，固安之失係友軍責任，固安一失，敵人趨向平漢路，譬如兩人相鬪，腰上不意為人斫上一刀，揆諸情理，失敗責任似難歸諸劉總司令一人等語。程只是說了句我知道了，當向 委員長報告，請轉告劉總司令放心。我在見程之後，適遇陸大老教育長王澤民先生（後任立法委員，在臺去世），那時他是戰區長官部總參議，他要我留下在長官部工作，我說我是奉命前來，應該回去覆命，以後有機再來效勞，遂即趕往新鄉。

豫皖綏署的參謀長原為彭啓彪先生，民國二

十一年，彭先生因私人恩怨被刺身亡，劉將軍遂以他的保定軍校二期同學劉德芳中將繼任。劉參謀長是一位好好先生，為人忠厚，處事平穩。當劉將軍的總部退到新鄉，便有他的舊部河南省保安處長彭進之，和綏署辦公室主任王尊五等，專程自開封前來，表面上說是慰問劉將軍，實則大鼓其如簧之舌，肆意詆譏劉將軍的幕僚，揚言可代劉將軍物色一位高明些的幕僚長，協助劉將軍重整旗鼓，瀟雪前恥。劉將軍是老實人，果然不覺究竟，為其所動，等他一旦回任綏署主任以後，立刻就將劉參謀長調為總參議，參謀處長陳安乾調任高級參謀，但卻出人意外的調升我為參謀處長。照說我也應該是彭、王等人多方攻訐，亟欲排斥的對象之一，我的新任命很可能是出於劉將軍一力堅持。至於參謀長一職，劉將軍則仍聽信彭王等人的意見，調來潢川督察專員晏助甫繼任，晏氏實已久未擔任軍職，他帶了一位他所內定的參謀處長蕭子清同來，於是我就祇好退居其次，降調參謀處副處長，至此豫皖綏署便成為晏、彭、王等人的天下，上下其手，相互援引。對他們派系之外的人物，尤其假劉將軍之名，儘量壓抑。二十六年十一月杪，劉將軍又奉命兼任陸軍第一區督練公署主任，公署設在南陽，於是綏署舊人就全被調往督署，總參議劉德芳代劉將軍負責主持督署業務，我調任督署第一處處長。第二處處長係周先事先生，第三處處長則由胡伯翰先生充任。舊人走馬，新官上任，開封綏署人事悉由晏、彭、王等安排。不久，他們便慫恿劉將軍向中樞建議，將河南各地保安團隊編為一九五

、一九六兩個師，彭進之趁此大好機緣搖身一變，他當上了一九五師師長，一九六師師長係由劉將軍親自調派刻在臺灣的國大代表胡伯翰先生接充。卻是，不及一月，那未經一戰，沒放一槍的一九五師師長彭進之，竟又陞任第九十軍軍長仍兼一九五師師長了。

換湯不換藥的安排

派系傾軋搞得烏煙瘴氣，可是人謀畢竟不及天算。二十七年二月，第一戰區司令官程潛兼任河南新鄉撤至鄭州，一戰區司令官程潛兼任河南省主席，豫皖綏署奉令撤銷，劉將軍改任第一戰區副司令官兼督練公署主任，督署遂由南陽進駐洛陽西工，直接指揮鞏洛河防作戰。督署參謀長改由鞏洛警備司令祝紹周先生兼任，晏助甫調任第一戰區參謀長，彭進之則仍任軍長兼師長如故，他那一軍撥歸第一戰區長官部指揮，所以他不時前來洛陽，在祝參謀長那邊走動得很勤，我這個人素乏機心，還不知道彭進之的攻訐目標已經轉移到我的頭上。大概是在當年四月間，有一天劉將軍告訴我：

「祝參謀長聽信外間各部隊長的意見，認為你資歷尚淺，不能充任參謀處長。我倒是多次為你說過話，我說你的資歷雖然稍為淺些，但是學識能力都很好，負得起參謀處長的責任。」

我聽後自忖，劉將軍和祝參謀長不但是保定二期同學，而且私交彌篤，目前又在携手合作，為了免使劉將軍為難，我又何妨自甘退讓？因此，我便很誠懇的向劉將軍說：

「經公，我覺得你還是應該尊重參謀長的意思，請經公調我當參謀好了。」

劉將軍經我一再的請求以後，方始作了個換湯不換藥的決定。他以黃副參謀長兼任我的參謀處長一職，我則仍舊主持參謀處而不居其名。如此這般，總算是杜塞了彭進之他們的悠悠之口。這個局面，一直持續到同年七月督署撤銷時為止。

參謀處長四易其職

其實我跟彭進之一系人物並無恩怨可言，他們所施予我的排擠傾軋，無非迫我讓出參謀處長一席，以便安置他們一系的人物，進而掌握實權。可是這時候劉將軍對於他們的陰謀企圖，多半已微有所覺，因而不讓他們如願以償，使他們心勞日拙，徒呼負負。抗戰勝利，戡亂戰事繼起，彭進之不曾撤離大陸，聽說他已遭共黨鬪爭，予以槍殺，死狀極慘。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投機取巧的人，是絕對經不起考驗的。

劉將軍在二十七年



廿七年植樹節劉峙將軍（左）在洛陽西工親自植樹，以資提倡，劉將軍時任陸軍第一區督練公署主任，兼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中為參謀長祝紹周，右為本文作者傅亞夫。

他為這區區小事左右為難，費盡唇舌，所以我再度請調高參，同時建議劉將軍，調升參謀處第一科長孫靖時繼任我的職務。

到了民國二十八年，劉將軍奉令出任重慶衛戍總司令，他又把我調任為總部參謀處處長，我因為在參謀處長與高級參謀之間調來調去的着實有點厭倦了，屢次向劉將軍表示我無意再作馮婦。可是劉將軍卻更堅決的回答我說，他決不能讓我離去。迫不得已，只好勉為其難。就任伊始，協助劉將軍規劃防區，部署部隊，督訓九個補充兵訓練處，也就是訓練九個師的新兵。自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我們還得逐次調查被炸災情，寫成報告，第二天早晨即須呈送委員長官邸。重慶衛戍總部的參謀長原係馮熾先生，我們相處得還算不錯，然而二十九年一月馮參謀長堅辭，繼任者赫然又是彭進之。我為防患未然，立刻便請劉將軍准我辭職，一請再請，竟至當我的面泣下數行，方使劉將軍為之感動，他允准了我的請求，調任我為第一補訓處參謀長。回首前塵，我追隨劉將軍業已歷時四載，官階從少校升到少將，在劉將軍前後所主持的四個總部裏，當過四任參謀處長，亦曾四次請調，四易其職。劉將軍對我的愛護培植，誠然沒齒難忘，可是，這四年間在我個人來說，也是一項相當奇特的經歷。——劉將軍畢生治軍，久歷戎行，他為人忠厚篤實，從無機心，因而使他能親君子而不能遠小人，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君子可欺以方」了，我想，劉將軍倘若泉下有知，他或將許我為「知音」呢。